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共和国工业长子”辽宁的振兴之路

○ 新华社记者 曹智 李铮 白涌泉

这里是一片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土地，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上千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诞生于斯。

这里就是辽宁，新中国的工业摇篮。如今，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这个老工业基地正因数字辽宁建设、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等转型开出“新花”。

工业之最：上千个“第一”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

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国徽熠熠。1951年，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在沈阳第一机床厂诞生。70年过去，这枚直径2米宽、竖直径2.4米高、重达487公斤的国徽，仍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今年已99岁高龄的沈阳第一机床厂退休老职工吴嘉祐曾参与铸造国徽，回忆那段激情岁月，老人吟咏起自己写的小诗：国徽国徽闪光辉，笑看中华展神威……

鞍钢集团博物馆内，馆长车千里指着一件件展品，对“鞍钢的第一”如数家珍。他说，在解放战争隆隆炮声中诞生的鞍钢，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起的。鞍钢初建时只有8名党员，中共中央从全国调派500多名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加强鞍钢领导力量，到1949年底党员人数就发展到2722名。这些人成为鞍钢全面恢复生产的主力军，其中就有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孟泰。

孟泰带领工友们夜以继日地搜寻炼钢器材，在他的带领下，鞍钢建起为了恢复生产而储备炼钢材料与器材的“孟泰仓库”，使鞍钢最早恢复的3座高炉的配管材料没花国家一分钱。1949年4月25日，鞍钢炼出了第一炉钢水。

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许晓敏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辽宁不仅是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也是抗美援朝的总后方基地。“一五”时期，全国17%的原煤、27%的发电、60%的钢产自辽宁，辽宁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装备。

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根钢轨……无数个“第一”，来自无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誓言和努力。

那是辽宁工业基地热情如火的青春时代，涌现出大批响当当的全国劳模、英模，有“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有“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还有“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

国家有需要，一呼而百应。在支援三线建设中，辽宁输送了大批人才和技术，为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

工业之美：精益求精的匠心制造

由沈阳铸造厂改造扩建而来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气势恢宏地矗立在沈阳铁西区，馆内仅一个车间的举架就达30米高，纵深200米。迈入铸造馆，一个大型铸造车间应有的全套设备展现在观展者面前，让人真实地感受到当年铸造厂的恢宏场面。

轻轻地和这些锈迹斑驳的钢铁对话，你会嗅到“重工业摇篮”“共和国装备部”的味道，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国之重器的气息，品味到这些设备、工件背后鲜为人知的文化以及在这方土地积淀百年、风云激荡的工业文明。

看似不起眼的展柜里，展示的都是令人震撼的展品——全国首份厂长承包经营“责任状”、全国首家破产企业“通告书”、被誉为“接通了世界金融管子”的金杯公司最早赴纽约发行的“美元股票”……

中国工业博物馆里的展品只是辽宁大工业历史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辽宁省各地，都能找到工业文明的沉淀与震撼。

整个鞍钢集团博物馆其实围着一个核心转——老1号高炉，重约2000吨，71米高，身躯庞大到4层楼高的博物馆都装不下，硬生生探出头去。

“这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镇馆之宝’，它见证了鞍钢的百年足迹。”野贵文

是老1号高炉的最后一任炉长。他说，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从这里开始，仅这座老高炉就累计为新中国生产生铁1600万吨，是名副其实的“功勋炉”。

2017年4月，我国第一艘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航空母舰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下水。从沙俄建厂到日本侵占，从中苏合营到独立经营，从改革开放到企业分建……120余年来，历史的洪流，曾在这里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坐落在大连海域的大船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也是新中国工业史上精益求精与匠心制造的鲜活样本。

一件件工业机器、一个个故事，如同一根串联情感与精神、文化与历史的红线，不但穿起了辽宁工业的发展轨迹，更贯穿了共和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筑起了中国工业自豪向上的精神大厦。

工业之花：老工业基地转型开“新花”

2020年10月18日，2020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召开。进入新时代，辽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努力调整产业结构，争取在新一轮竞争中开出“新工业之花”。

辽宁振兴，工业必先振兴。

辽宁省发改委总工程师李新忠将辽宁之变概括为：解开速度情结，摆脱路径依赖，摒弃拼资源、拼速度，高投入、低产出的传统发展模式，追求内涵式发展，数字辽宁建设正成为辽宁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和推手。

日前，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长专程到辽宁营口市，参与推动共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海外节点，在农产品进出口溯源上开展深度合作。东南亚国家看中了数字营口的新基建：建设了中国首个区块链“星火链网”骨干节点；探索数字货币结算新模式；东北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上线运行，接入139家企业，覆盖镁质材料、精细化工、快速消费品等多个行业。

在沈阳，2020年年产60万辆宝马汽车的华晨宝马已是德国“工业4.0”技术应用的先锋和典范。

东软集团正加速布局互联网医疗，其智能软件赋能后的128层螺旋CT、大数据系统和影像云可为患者自动提供基础诊断。

在鞍山，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达到600亿元；深兰科技（鞍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已与紫竹集团、中冶集团等9家重点企业就人工智能应用开展深入合作。

即使像鞍钢这样的“老树”，也借助“云翅膀”开始长出智慧炼钢的新芽。鞍钢最近3年投资15亿元，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制定了钢铁行业首个完整的企业信息化标准体系。世界首个“5G工业专网+智慧炼钢”在鞍钢实现工业化应用，应用工业机器人176台套，完成15条数智化示范生产线升级改造。

辽宁最新发布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辽宁省数字经济规模计划年均增长10%，至2025年，全省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达45%。

再看今日辽宁制造：重有重的担当，燃气轮机、乙烯三机，超大油轮等大国重器风采粲然；新有新的起色，高端装备制造业多点开花，新材料、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工业新动能发展不断加快。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阶段。历史包袱重、市场经济不活跃等仍是辽宁面临的主要困难，经济发展任重道远。与此同时，完备的工业体系是辽宁最大的优势。辽宁正发挥制造能力和科研攻关、技术工人等方面优势，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而努力。

（新华社4月26日电）



全球连线：“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政党”

——访黎巴嫩共产党中央委员赛义德

○ 新华社记者 王玉 董亚雷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政党，一个关心民生冷暖的政党。”黎巴嫩共产党中央委员阿扎姆·赛义德日前通过视频连线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赛义德正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读博士研究生。他选择留在武汉，经历了当地采取“封城”措施抗击疫情的全过程。

“两个多月的隔离生活十分难熬，但是中国政府不仅对当地人，对我们外国人也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努力解决大家后顾之忧。”赛义德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赛义德通过社交媒体积极向国际社会客观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情况。他写的《坚定——一个外国人的武汉日记》一书在中国以中文发行，还在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行，让中方抗疫举措在阿拉伯世界得到了更多关注。

对于中国成功控制住疫情，赛义德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民众相信政府有办法战胜疫情，政府相信民众可以很好地落实各项举措。

“刚开始时很艰难，但是看到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从各地驰援武汉，我们就相

信中国一定会成功战胜疫情！”他说。

在赛义德看来，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不断发展前行，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带领人民追求幸福生活，人民的信任也助力政府实现发展目标。

赛义德表示，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发展政策保持连贯性。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严明的纪律、拥有清晰而崇高的责任感，这些都使得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助力中国稳步向民族复兴的目标迈进。

赛义德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赞叹不已。“2015年到武汉后，我亲眼看到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而这也是中国的缩影。”他说，今天的中国科研水平很高，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发展成就令人钦佩。

在他看来，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的成功经验对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很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长期学习。”

（新华社4月28日电）

2021年4月29日

星期四



鞍钢钢铁、中国一汽、中国一拖、沈阳机床、武汉长江大桥、青藏公路、康藏公路、新藏公路……

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企业、大工程，都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

16开大小，大红色的封面，右上角印着“绝密”字样——这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图表》，蕴含着当时人们对现代工业的向往与憧憬，述说着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起航的激情岁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赵学军告诉记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工业经济很落后，底子非常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党开始考虑经济建设问题，就是想学习苏联搞5年计划。

从1951年起，我国着手试编“一五”计划。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支持大量运算，甚至计算器都比较少，都是使用算盘、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方案稍有变动，数据都得相应变动，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

规划编制期间，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楼里整日响起噼里啪啦打算盘声音，此起彼伏。整座大楼夜晚灯火通明，因此被人戏称是“水晶宫”。

“一五”计划草案，边讨论、边修改、边编制、边执行，经过近四年、五易其稿，最后经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场以156个（后增至16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全面展开。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到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国家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上马，许多中国过去从没有的产品实现了自主生产。

鞍钢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不锈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我国首批12辆汽车下线；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的我国首架喷气式歼击机试飞成功；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大门，驶出我国第一辆拖拉机；在武汉，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开始修建；华北制药厂火速建成，我国第一批青霉素问世……

“‘一五’计划，对我国工业发展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赵学军说，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建立起来，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得到初步改变。

“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成为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

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20年圆满完成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一张张五年“施工图”，围绕各历史阶段突出矛盾和问题，接力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2021年3月11日，人民大会堂，掌声热烈响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接续奋斗。更加精彩的中国画卷，已经铺展……

（新华社4月28日电）

铆钉风枪见证“天堑变通途”

○ 新华社记者 潘志伟

位于湖北武汉的我国首家综合性桥梁博物馆展厅内，存放着一套铆钉风枪。虽然久经岁月洗礼，但通过它依旧可见那段建设大军筚路蓝缕、奋力实现“天堑变通途”的历史。

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1955年9月1日，大桥正式开工建设，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和科技攻关，武汉长江大桥于1957年9月25日建成。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一名句，正是对武汉长江大桥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

步入中铁大桥局桥梁博物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再展示区内的各种实物、图片，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当年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中。铆钉风枪上斑驳点点的金属锈迹，承载着那段火热岁月的记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建造长江大桥的议案，后来成为新中国“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在“集全国优秀人才，建长江第一大桥”的动员令下，各地优秀桥梁专家、技术人员汇聚武汉，举全国之力修建武汉长江大桥。

从1950年开始筹备，到1955年9月1日正式开工，大桥的筹建、准备历时5年，建设过程更是精益求精。

“大桥钢梁架设时需要利用一项热铆技术，将铆钉加热至1000多摄氏度，由几名工人配合完成喂钉、穿孔、铆合等步骤，将钢梁和钢板牢固地结合起来。”桥梁博物馆馆长成莉玲介绍，1956年6月，大桥钢梁铆了两个多月后，工人发现有的铆钉不能全部填满眼孔，有松动。施工单位进行现场试验证实了这一缺陷，当即决定，在铆钉施工问题没有解决前停止铆钉铆合和钢梁拼接。直至解决钢梁铆合问题、实现铆钉完全填满眼孔后，工程才重新启动。

“如果有一个铆钉松动了，就会因为受力不均匀引起连锁反应，桥梁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质量问题。”回顾这段往事，中铁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赵煜澄说，大桥建造的首要前提是质量与安全，“建设万里长江第一桥，必须坚持‘百年大计’。”

60多年来，历经风雨沧桑的武汉长江大桥，巍然立于大江之上，经受住了多次洪水等自然灾害和碰撞事故带来的考验。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桥梁建设的第一座里程碑。”中铁大桥局党委书记、董事长文武松介绍，这座大桥拉开了中国现代化桥梁建设的序幕，截至2020年底，中铁大桥局在国内外设计建造了3000余座大桥，总里程3600余公里，先后在越南、南非、摩洛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建了40余个项目。

“中国桥梁已经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展现着中国创造的亮丽风采。”文武松说。

（新华社4月27日电）